

闲聊站（下）

■成新平

（三）

“闲聊站”有一所书声琅琅、充满希望的学校。

每次来到“闲聊站”街口，传来琅琅读书声。这是霞流公社办的一个中学，为霞流中学。学校沿湘江而建，红砖青瓦，上下两层，一排绿色玻璃窗在阳光照射下泛出迷人色彩，学校院内，几排女贞树生机盎然，边上几块黑板报特别引人注目。门口有一扇宽大的铁门，我想进去看看新鲜，被门卫卫大伯拦着：“想干嘛？这是学校，不是想来就来的地方！”也许是憋着这口气，我发誓：“您不让我进可以，我将来考进来，看您开不开门！”

母亲劝我：“别赌气了，以后发狠读书，考到这里来吧。”我才依依不舍离开“闲聊站”街口……

没想到，当年一句气话，让我在“闲聊站”生活了两年。

1977年，国家恢复高考制度，公社规定初中升高中必须参加考试，我如愿以偿地考进霞流中学高六班。

我到霞流中学读的仍是“通学”，即早上赶来学校上课，晚上回家睡觉。当时学校条件简陋，容不下同学们“寄宿”，便动员离学校近的同学读“通学”。

每天清晨，我便炒了冷饭，带上一小玻璃瓶刺辣椒，刚背上书包，同学成运民便等我来了。我们一起沿着河坳去闲聊站上学。那时家里没有钟，我们根据早上太阳照在墙上的影子来估算时间。学校规定8点半上课，刚好，河里的汽船拉着汽笛准时到达闲聊站，上课的钟声也响了。我们基本上不会迟到，有时听到汽笛声，不由一阵飞驰，满头大汗赶到教室。

学校的生活是艰苦的。夏天还好，我们打着一双赤脚，穿着短衣短裤上学，行走在河坳上，十分凉爽；到了秋冬，因为兄弟姐妹多，家里一时做不出那么多双布鞋，小伙伴们只有继续打着赤脚上学。“河风吹少年头”，河坳上的风异常凶猛，寒风刺骨，吹得我们摇摇晃晃。营养不良的我们便到河坳下走，风少一些，双脚冻得红肿，生了冻疮，奇痒难受，晚上回家，用开水加食盐泡，才有好转。至于衣服，几乎都是哥哥姐姐穿过的，他们长大了，穿不下了，就留给了我们。我们要求不高，只要穿得暖就行。

最难忍受的是饥饿。上午还好，吃了早饭，精力旺盛，读书有劲。到了中午，老师和寄宿的同学吃饭去了，而读“通学”的我们只有坐在教室忍饥挨饿。当年正是吃长饭长身体的年龄，从食堂飘来的饭菜香味让我直吞口水。下午上课，老是打不起精神，满脑子盼望的是早点放学回家吃饭。直至下午5点才放学，我一顿飞驰，回家掀开锅盖，连吃三碗大米，有时没菜，弄点酱油拌饭，也美味无穷。这样饱一餐、饿一餐，肠胃长期受不了，我年纪轻轻就患了胃病，后来治了多年才有好转。

上学的日子，每学期缴上十元学费后，身上便无分文。有一次，我来不及吃早餐，母亲给我两毛钱，一两粮票，要我上街买几个包子吃。可我进了包子铺，又走了出来，舍不得花掉那浸满了汗渍的两毛钱。在“闲聊站”读书两年，我没上街花过一分钱。有一次，大哥用土车从供销社推来几包化肥，在学校门口歇气，他看到我后，花一毛钱买来两支绿豆冰棒，一支给我，一支留给他自己。我把那支冰棒吸了又吸，最后剩下一根蔑棍，仍久久不肯放手。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棒，品尝到的人间最美味道。

记得有一天，大队干部在“闲聊站”开会，父亲负责煮饭。他们吃完后，有点剩菜剩饭，父亲把我叫去。一海碗大米，拌上菜汁，饥肠辘辘的我狼吞虎咽，咕噜咕噜如同从口里倒了下去，估计吃得还不亚于一位刚从牢房放出来的犯人。一位大队干部见状，问父亲：“你家儿子几年没吃饭了？”弄得父亲与我十分尴尬。

临近高考，班主任老师见我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，向校长请示，要求读“通学”的同学搭餐，得到批准。学校给每人买一个铝制小饭盒，刻上姓名，由大师傅每盒装上四两米，在煤火灶上蒸煮。中午，大家鱼贯而入，奔向食堂，端来饭回到教室吃。学校不供应菜，米是从自家带来的，蒸出来的白米饭特香，拌上从家里带来的剁辣椒，三扒两下，四两米一扫而光，虽然吃了个大半饱，但人有了后劲，来了精神，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。

苦难真的是一笔财富。在“闲聊站”两年，我读到古今中外不少名篇，也背下《岳阳楼记》《海燕》《木兰诗》等经典课文，精神格外充实。在这里，视野不断开阔，知识逐渐充盈，我不但长高了个子，还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。遗憾的是，1979年高考，我与近200名同学参加高考，连中专生也没考上一个，学校“剃了光头，打了赤脚”。乃至高中毕业后，我连毕业证书都没到学校去拿，心安理得回乡当农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虽然没有在霞流中学顺利挤过“独木桥”，但假如没有当年在“闲聊站”的两年历练，我的人生剧本说不定要重新改写。感谢“闲聊站”！感谢霞流中学！

（四）

回到家乡务农，我白天与生产队的年

轻人一起劳动，一起打闹，到了晚上，寂寞和空虚像虫子般爬上心头，在农村找不到别的书，便找来过去的课本反复阅读，一套《毛泽东选集》4卷被我翻了又翻。

1980年夏天，家乡遭受一场洪灾，到手的早稻、蔬菜颗粒无收，正在村民悲观泄气准备饿肚子的时候，公社拉来一车车粮食、蔬菜、衣物，分到了每家每户。大队支书感激万分，坦诚对我说：“你是读书人，攸县人对我们这么好，得知恩图报，建议写篇广播稿，表扬表扬。”当晚，一篇《天下农民是一家，攸县人民无私支援灾区》的广播稿写成，第二天寄出，第四天在县广播站播出。

过了几天，两部单车猛然停在我家门前，从车上跳下两个年轻人，一个是区广播站站长谢兵生，一个是公社广播站站长陈新民，他们满脸笑意，送来两个采访本，两本方格稿纸，对我大加赞赏：“能在广播里发稿子，很不容易，你年轻，有文化、有追求、有上进心，不错不错！”并告诉我，以后对外寄稿子，不要贴邮票，只在信封右上角写上“稿件”二字，剪下一只角就行。

从此，按照他们的“套路”，我白天边劳动边采访，晚上挑灯苦战，一篇篇广播稿就这样从指间流淌而出。

乡亲们赶集主要是买进卖出，而我则到霞流邮电所往县广播站寄稿子，顺便到乡政府办公室看报纸。

霞流乡政府机关坐落在“闲聊站”街中心，庄严神圣，我不敢轻入。看到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湖南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整齐地摆在办公室桌上，我便麻着胆子走进去翻报纸，见无人干涉，在那一呆就是大半天，认认真真，津津有味地翻，旁若无人。有一次，乡政府一位干部见我我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，眼里顿时泛出两束绿光：“小伙子，这是你写的？”我点点头。从此，他对我另眼相看，不但允许我在大庭广众下翻报纸，还将锁在抽屉里的《创业史》《山乡巨变》拿给我：“不用还了，拿去看吧！”

我如获至宝，品读这些文学名著，心中渐渐埋下一颗充满希望的文学种子。

开始，大家赶集大多走硬路，后来，有人买了单车，“叮铃铃”，清脆的铃声响彻街头巷尾，我羡慕不已。咬紧牙关外出打工，我赚钱买来一辆崭新锃亮的单车，经常骑着单车去赶集。

在“闲聊站”赶集，我与乡干部结下深厚情谊。每篇稿子发出之前，必须加盖地方政府公章，乡政府秘书丁碧华不厌其烦，鼓励我对外投稿。记得有一次外出采访，因没记者证，通讯员证也没有，被采访者见我一双赤脚两腿泥，以为我是个骗子，便拿起“搔把子”电话到乡政府咨询，得到证实后，才向我提供情况。丁碧华为我大开“绿灯”，写出一张特别介绍信：“各村村委会，兹有我乡通讯员成新平前来贵地采访，请支持配合。霞流乡人民政府。”并盖上大红公章。有了这张“采访证”，我在乡里采访畅通无阻，后来，他又推荐我参加全县乡镇干部招考试。

丁碧华调走后，赵湘平接任霞流乡秘书，他是一位英俊、帅气的文学青年，我们的交流滔滔不绝。他对我的期望更高，要求我主攻报社的头版头条。

赵湘平调走后，文质彬彬的文佳义接任秘书，他与我年龄相当，志趣相投，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。

1987年初，乡政府拟招聘一名保险代办员，乡党委书记廖梓生与我素不相识，认定我是一个有知识、有作为、有前途的农村青年，便把我招聘到乡政府，使我得到全方位锻炼。这样，我在“闲聊站”又住了一年有余，对这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。

1988年，外出打工的浪潮连天涌动，为前途与命运奔波的我离开了“闲聊站”，先后到衡阳市微生物厂、衡阳市种子公司、衡东县荣担水电站、衡东县广播电台打工，历尽苦难，痴心不改，仍笔耕不辍，发表文章越来越多，渐渐有了“名气”，1992年获得“湖南省青年自学成才奖”。同年，我被衡山县委宣传部破格录用为新闻专干，实现了从农民到国家干部的“艰难一跳”，这在“闲聊站”一时传为美谈。

经过四十多年变迁，“闲聊站”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首先，敲开一些断裂的麻石板，将街道硬化成水泥路，乡政府、乡供销社均进行了翻新，粮站、学校、食品站、邮电所、农机站、卫生院搬到了新霞流火车站附近。后来，乡政府机关、信用社、派出所等机关单位和不少居民也随迁，建的楼房在四层以上，街道铺了沥青，可并排开三台大汽车。一个一纵两横的小城镇初具规模，拥有新的街区 and 农贸市场。“闲聊站”仿佛完成了历史使命，逐渐淡出乡亲们的视野和梦境……

天地循环，周而复始。早不久，我回到了“闲聊站”。看到空荡荡的街道、空荡荡的码头、空荡荡的机关、空荡荡的学校，还有街道两旁那坍塌的断垣残壁，心中不由涌出一种欣喜、落寞和惆怅，只有码头上那些麻石台阶，历经数百年风雨和水流润泽，依旧苍劲古朴晶莹透亮，执着地守候在那里，向世人展示当年的繁华和新时代的山乡巨变……



制图:何芬

兰河旧梦（小说）

■尹元钧

继承祖业摆渡为生的凫子，是兰河流域人见人夸的美男子，山一样的胸怀，铁一样的胳膊，在风浪里把一艘乌篷船撑得像离弦的箭。

他是兰河村的乡亲们永看不厌的风景。多少姑娘晃悠悠的背篓里，装着 he 几多煽情的歌子。七夕节对歌，有位叫凫子的美丽姑娘羞涩地嚬吁在他的臂弯。乡亲们由衷赞叹，真是蛮相配的一对哩！

可是，当凫子腼腆地向爹说出心恩后，爹断然反对：你相中的后生有出息吗？光看长相有啥用阿！

朝阳初升，兰河流金淌火，也卷走了凫子的满腹愁思。她茶饭不宁，日益憔悴，常常茕倚吊脚楼遥望兰河，泪眼婆娑。

凫子不死心，择了个吉日鼓足勇气向凫子爹求亲，没想到遭到一顿奚落：难道想要我闺女陪你撑一辈子船么？休想让我答应这门亲事，除非你有能耐修座桥！

凫子无言以对，踩着凫子嚬嚬的哭声，满脸沮丧地离开了。

翌日，过河的乡亲们愕然发觉凫子消失了，乌篷船孤寂泊在岸边的水面上富有节奏地晃悠，船舱里的茶杯压着一张留言条：凫子，我走了，若有缘，请等我五年。

早鸭子赶上架，谁过河谁撑船呗。但这难倒了许多不会撑船的老人和上学的细伢子。

有一次涨大水，撑船的老人差点把船弄翻，船往下游漂了好几里才靠岸。船上十几位

惊魂未定的乡亲们都说，还是原来向凫子交一块钱过河安全方便。

没专人摆渡，两岸的乡亲们出行非常不便。怨声一多，兰河村只得召开村民大会商议。村主任动员大家自告奋勇去摆渡，如果没有专人摆渡，就将实行抓阄，由每户出一人轮流摆渡一周。很久，没有人愿意站出来，谁愿意去干那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呢！

村主任失望之际，会场响起一声嘹亮的女音：我去！

大家定睛一看——竟是满脸冰霜的凫子！凫子爹气得差点昏倒在地。

随后，凫子紧蹙萦绕着凫子气息的竹篙，撑起了古老的乌篷船，也撑出了兰河河面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兰河淙淙地流淌，乌篷船迎来了一春又一春，凫子的情思也疯长成满山的红杜桢。可远走了的凫子杳无音信。没人过河的间隙，她常坐在竹椅上凝视凫子的留言条发呆……

在一个杜鹃花又红遍山坡的日子，离乡五年的凫子果然践诺回乡了。晨曦中，他踏着兰河的坚实河床，恍若找回了久远温馨的梦。

昔日，他一气之下登上了南下的汽车抵达深圳，凭着出众的长相被某著名景区聘用，成了人工河上一个边撑船边唱山歌的俊俏“阿哥”。有一天，他撑船速度过快，一个游客在他的船上抓拍美景时不慎跌落水中，他察觉后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施救。经此风波，他惨遭景区解雇，却被他所救的、身为某建筑公司老板的游客所收留。

比拟的魅力

■李 昂

此外，像杜牧《赠别》的“娉娉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”，把十三四岁的姑娘比作二月田园青葱的豆蔻；李清照《醉花阴》中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将词人自身与深秋的菊花作比。也都是优美的拟物之笔。

再说拟人。李白《致友人》：“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”天空一片白云随风飘浮，好比友人行踪不定，任意东西；而天边一轮夕阳徐徐而下，仿佛不忍立刻落山，好比诗人对友人难舍难分的心情。主客之间的情谊是深厚的，但也是抽象的，而经此一比，找着了“浮云”“落日”这两个意象，抽象的感情有了形象的载体，读来情思缱绻，韵味绵长。

再如宋代诗人刘敞的《新晴》：“青苔满地新晴后，绿树无人昼梦余。唯有南风旧相识，偷开门户又翻书。”诗中的南风也是拟人化了。久雨初晴，佳景无限，却无人共语，不免遗憾。恰在这时，南风来了。诗人极为兴奋，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欣喜。在他眼里，那悄悄吹开房门、拂动书页的动作，正表现南风的友好，兴许它是想了解老友近来所读何书，以便待诗人醒来畅谈一番？……从而烘托出诗人恬然自乐的心境。

又如清·袁枚的《遣兴》：“爱好由来下笔难，一诗千改始心安。阿婆还似初笄女，头未梳成不许看。”此诗的主旨是作诗要反复修改，精

女儿的信

■百夫长

她玩了一把“拉勾”的游戏。下车后，看到女儿正趴在车窗后向我挥手，我给她回了个“加油”的手势。

坐上高铁后，我心想，女儿刚上一年级，也没认识多少字，会给我写一封什么样的信呢？是怪我周末两天很少陪她玩，还是想叫我给她带什么礼物？好奇心让我好几次都想伸手到包里取信，最终，我还是忍住了。算了，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等到单位宿舍后再看吧。

记得刚上一年级那天，女儿放学回到家，妻子问她新学校怎么样？她高兴地回道：“新学校很漂亮，老师和小朋友也很好，我喜欢这所学校。”听得全家人都笑了。孩子开始学拼音和生字后，每周会有两三次听写，获得满分的，老师会在家长群里发个小喜报。女儿好像遗传了我的缺点，前、后鼻音不分，“h”和“f”混淆，每次总是错一两个拼音。久而久之，她越来越不喜欢听写，甚至有点惧怕上语文课。

我和妻子商量后，决定采用奖励的方法，调动女儿的学习积极性。有一天，我对女儿说：

他聪颖灵光且能吃苦耐劳，颇受老板赏识，不久便从小工转任材料管理员。一年后，他获得老板提供的启动资金承包一些工程，逐步在业界打开了局面。

时间创造了奇迹和财富。这次，衣锦还乡的凫子躊躇满志，终于可以底气十足地向凫子爹提亲了！他一路遐想，不知不觉走到了渡口。那艘久违的乌篷船悠悠地靠了过来，撑船的汉子打着哈欠问，老兄你要过河吗？

凫子跃上船头，打量汉子，你是外地人吧？汉子点点头，说，自从凫子死后，兰河村再也没有人愿意来这儿摆渡了。

你说什么？凫子一怔，行李猝然坠落。

怎么，你不晓得？汉子有点出乎意料。听说凫子谈的伙计离开这艘船后，她就和爹闹翻了，单着来这儿摆渡，前不久为了救几名落水的细伢子，淹死了，喏，就靠在那儿！

汉子边说边往岸边的青山一指，随即撑着竹篙用力一点，船便唧唧呀呀地离岸了。凫子霎时感到一阵晕眩，颓然瘫坐在乌篷船的甲板上，满耳松涛的怒吼河水的呜咽……

后来，得益于乡村振兴项目的实施和凫子的大力捐助，兰河上横起了一座宏伟的大桥，桥栏上镌刻着“思鹄桥”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。路人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手执红头绳的白发矍铄的老人在桥上徘徊，嘴里不停念叨着闺女的乳名。

不过，兰河村再也没有人知道凫子的消息。那支古铜色的竹篙，则拴着退役的老船在桥墩下永远沉默。

益求精。作者以“阿婆”比拟自己的作品，“阿婆”何以似十五六岁的“初笄女”呢？原来“阿婆”虽已年高，却非常爱美，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像刚成年的女子一样，才允许别人观看。这就是说，自己虽是个老诗人，也要像初学者一样严肃认真，对诗稿反复斟酌，尽可能不留瑕疵。作品将诗拟人，情趣顿生，避免了以议论为诗的枯燥乏味之弊。

诗词的拟人之笔层出不穷。“青山似欲留人住，百匝千遭绕郡城”（李德裕《登崖州城作》）是一种拟人美，“关门不锁寒溪水，一夜潺湲送客愁”（李涉《再宿武关》）也是一种拟人美；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（苏轼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）是一种拟人美，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”（宋·王观《卜算子》）也是一种拟人美；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、见我应如是”（辛弃疾《贺新郎》）是一种拟人美；“最是秋风管闲事，红他枫叶白人头”（清·赵翼《野步》）也是一种拟人美……

还有一些诗句是拟物、拟人并用。如宋·黄庭坚《观化》中的“竹笋初生黄犍角，蕨芽已作小儿拳”，上句为拟物（甲物当作乙物），下句为拟人，把那盎然春意写得栩栩如生。

综上所述，诗词运用比拟的修辞格，改变平常的直叙方式，化概念为形象，化静态为动态，使作品顿时鲜活起来，别具诱人的艺术魅力。

“只要你拿到三次听写的满分，就奖励你一个小礼物。”女儿听后有点心动，但又好像下不了决心。我进一步鼓励她说：“其实每次听写，你都只错一两个，只要再努力一点，一定可以拿满分的。”“那好吧。”最后她说，“这样就可以给爸爸写信了。”我和她击掌道：“加油！”

那个周末，我陪着女儿把所有的拼音和学过的生字全都复习了一遍，又对一些易错处进行了重点温习。几天后，我正在吃午饭，突然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。她兴奋地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今天听写得满分了，老师还在班上表扬我进步快呢！”我听后也很高兴，对她说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”现在，女儿已经不再排斥听写，并且越来越喜欢上语文课。

回到单位宿舍后，我满怀期待地打开公文包，从里面取出女儿的“信”。上面是女儿稚嫩而工整的两行字：“你是我的好爸爸，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”后面，画着一颗粉色的爱心。一股暖流瞬间涌上心头——顷刻之间，我竟拥有了这世间所有的美好。